



长篇
小说

光棍窝 的故事

张子堂 作品

50年农民奋斗史 50年农村风情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014036793

I247.5
3722

光棍窝 的故事

张子堂◎著



北航

C1724889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1247.5

3722

09788041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棍窝的故事 / 张子堂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43-1727-5

I. ①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9266号

光棍窝的故事

作 者 张子堂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727-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复员军人张宝找了一位漂亮媳妇。这在五年零九个月没有“新人”进庄的光棍窝村，犹如从天上忽然掉下一颗原子弹，强大的冲击波瞬间穿透了村庄的各个角落。惊诧之后，人们议论的焦点是：梅洁——这位大洼地区出了名的美人，这位富裕村泊舟湾的黄花闺女，这位曾经的县文艺宣传队骨干，怎么会迈进一个三代光棍儿同堂的穷家？

张宝与梅洁的大喜之日，在村民的热议中一天天逼近。这天午后的张家院内，阳光灿烂，绿树成阴，爬满寨子的豆角秧怡然绽放出洁白、粉红和淡紫色花朵。张宝一家人和与他光屁股长大的铁哥们田大牛、刘二虎、米三彪、田小豹等正在有说有笑地粉刷房屋，垒灶埋锅，整理着前后院年久失修的甬路。如果我不调到县文化馆美术组工作，肯定也是这小队中的一员。此时此刻，我在凉爽宁静的创作室里赶制着工笔画《国色天香图》，准备当作我给张宝和梅洁的结婚贺礼。张宝的妹妹张凤、堂姐张卫华剪裁好大红的喜庆窗花门挂后，不时张罗着人们在树阴处喝杯茶，抽支烟。张宝的爷爷张富临时被大家封了个总顾问的官衔，坐在一旁故作认真地评评点点，爽朗的笑声充溢着整个院落。几只芦花鸡绕着房前屋后，“咯咯咯”地欢唱着。谁也没有发现西北方的一股墨泼似的乌云已悄悄地钻出地面，像鬼子兵那样猫腰撅腚地朝光棍窝村袭来。

米三彪放下瓦刀，接过了张凤递来的一碗茶水，脸朝向张宝问：“大宝哥，这些年我一直没有见过咱嫂子呢，听说她长得可俊了？”

“那还用说！”刘二虎抢过了话茬儿，“看过电影《小花》吗？咱嫂子就跟那里头的何翠姑差不多。”

“二虎哥净瞎说。我嫂子呀，比那何翠姑可漂亮多了，起码没有她那么凸的前门楼。”张凤的言语表情不无得意。

张卫华说：“我看这梅洁比那《知音》中的小凤仙、《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上海滩》里的冯程程长得还要好看。”

“那是自然的了！要不怎么会产生淮流……”

“你快给我闭嘴吧！”张凤的眼神中透出一股怒气，把田大牛的话硬生生地给堵了回去，“以后谁也别再提及那件事，想起来我就恶心。”

田大牛所说的准流氓名叫柴连任，是光棍窝村前任党支部书记柴缺德的儿子。原本柴连任有个颇为文雅的外号叫准学士，是村里下乡知识青年给起的。在“文革”时期，绿野县大洼公社有个内部规定：各大队书记都可以推荐自己的一名子女到大学深造。具体到谁前谁后，这要根据各自的任职年限和子女的年龄而定。1977年正好轮到他柴缺德家，而且柴连任各方面的条件也合格，按说这已是坛子里边捉王八，手拿把掐的事。可谁也没想到，中央突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尽管柴缺德全家“走资派”、“死不悔改”地骂个没完没了，但柴连任的大学梦算是彻底泡了汤。为此知青们便唤他为准学士了。当时，村里人谁也不明其义，知青们解释说，学士乃世界普遍流行的一个学位称号，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能获得。在学士之上的学位还有硕士、博士，只是我国自“文革”起就已经取消了这种称谓，如同军队不再设军衔制一样。至于前面缀个“准”字，天津知青海津生告诉大家那是预备的意思，就像一个人的未婚妻也可以叫她准媳妇，老丈母娘可以称之为准岳母。

准学士变为准流氓，的确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梅洁引起的。那是1979年底，张宝被自卫反击战的纪录片所鼓舞，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他们这批新兵出发的头天下午，县文艺宣传队特意到大洼公社——即现在的大洼乡——为入伍新兵和社员们进行演出，场地仍旧设在了村西的打麦场上，这是过去公社经常召开大会的地方。当张宝等四十多名新兵高唱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麦场时，场地的四周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靠近戏台前那两排座位，预留给了新兵和公社干部。由于这天县文化馆文艺组长有事，老馆长便指派我跟随宣传队来到了演出现场。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上演的第一个节目是歌伴舞，几乎宣传队的所有演员都上了场。男演员全部清一色的绿军装，女演员穿的是红袄绿裤，色彩十分绚丽，气势也相当强大，那情那景令所有观众的热血都沸腾起来。接下来的节目是女声独唱《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虽然出场只有一人，但是效果却是震撼的，对于观众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小伙子们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开场的那个歌伴舞。原因当然与这位演员的演唱水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她的长相。当这位演员刚一露头，台下立即出现了一股骚动，随后靠近新兵后面的准学士和光棍窝村的阴克亮、刘豁嘴、柴二蛋这伙人就“噢、噢”地大声叫了起来。张宝回过头去狠狠瞪了他们一下，低声骂道：“真他妈的丢人！把眼都现到外村来了。”这位演员的歌声数次被观众的掌声所盖住。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位演员，发现她也就是二十来岁，圆脸庞，尖下颌，两道柳叶眉下镶嵌着一对汪

着水的大眼睛，略施粉黛的面色白里透红，使人不由得想起了电影《黑三角》中那位端庄秀美的女主人公。只是眼前这位演员，比她可要年轻多了，苗条多了，秀气多了。听旁边的人讲，她叫梅洁，家住青龙河边的泊舟湾，是老馆长在去年春节下乡观看农民会演时发现的人才，现在还是社员身份。赞扬的掌声也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梅洁走下台来，又为大家唱了一首《红梅赞》。在经过张宝身旁时，她将方才一位小姑娘送给的一束布绢花献给了张宝。“噢、噢”，准学士等人再次哄了起来，张宝的国字型脸庞随即涂上了一层红色，两道威严的剑眉下面镶衬着一双俊秀睿智的凤眼，在绿色军装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采奕奕，就像“文革”时期流行的工农兵宣传画中“兵”的代表一样。我此时觉得，这两个简直天生一对，地造一双，现代革命的才子佳人。

梅洁下场后，准学士顾不得看其他节目，也从观众中挤了出来，追到台后继续欣赏着这位漂亮姑娘。演出进行多一半时，梅洁与另外一位女演员结伴到附近的厕所小解，准学士又像条拖尾巴狼跟在其后，时时保持着两三丈的距离。这一时期，我们这一带的农村厕所大都是用秫秸夹的，而且男女共享，谁先进去谁先用。梅洁进厕所后，另一位演员给她当哨兵；另一位演员入厕时，梅洁在厕所外为她站岗。待两位女演员卸下体中包袱轻装归队后，准学士即刻蜕变成了一只小耗子，偷偷摸摸地钻进了这个在他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厕所。他当然不知道，此时梁品良因为内急，也让刘二虎跟随他来到了这个厕所前。准学士到了厕所，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一叠沾着暗红色鲜血的月经纸，仿佛还冒着热气。他心跳的频率不由得快了起来，毛细血管也在迅速膨胀。准学士迫不及待地弯腰捡起这叠月经纸反复观察起来，之后便放到鼻孔底下贪婪地嗅着，好像这不是又腥又臊的弃物，而是气味怡人的香囊。闻着它，心旷神怡，激动万分，甚至比那正在演出的精彩节目还过瘾。“哎哟，你这是干啥呢？”梁品良迈进厕所后，不禁大声呼叫起来。正在厕所外面充当哨兵的刘二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闯了进去。只见准学士被梁品良这一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手一哆嗦，月经纸碰到了鼻子上，像是被刀削去了一片肉似的渗着殷红的鲜血。“哈哈，瞧你小子这点出息！什么他妈的准学士呀，纯粹就是个准流氓。”

光棍窝村自古流传一句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梁品良和刘二虎给柴连任更改的这个外号，比知青们起的那个准学士可通俗多了上口多了有趣多了，如晨雾般的四处弥漫，不到三天就已在光棍窝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此，人们则一概称柴连任为准流氓了；那些年轻姑娘和媳妇们见到他则如遇到瘟疫一般，远远地逃避开了。准流氓这件事虽然丝毫怨不得梅洁，可是却有对这位纯洁姑娘的亵渎之意，而且梅洁很快就要成为张凤的亲嫂子，难怪张凤听到这件事就恶心就气急就

愤慨呢！

按照张宝与梅洁两家的约定，明天俩人到乡里领取结婚证，再过七天举行结婚典礼。这是村里算命先生刘赛仙根据张宝与梅洁的生辰八字，结合男女双方父母的四柱选择的，肯定十分吉利。张宝的父亲张大发为此不仅管了刘赛仙一顿好酒好饭，而且还破费了整整六元的卦礼钱。这在当时得值一双轮车的西瓜钱，对于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来讲，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依从张宝和梅洁是不找刘赛仙的，随便选个“五一”“八一”、“十一”的，俩人到首都北京转一圈，搞个旅行结婚就满好。年轻人倒不是舍不得那点卦礼钱，而是不信那套邪！可是，张富、张大发甚至于张宝的叔叔张大财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是关系到张家子孙后代的大事啊，哪能容得半点的马虎？梅洁的父母也强调，女儿的婚姻大事必须要找位道数大的先生择。张大发觉得，张宝结婚之事没有刘赛仙拍板，心里就揣着个小兔子，怎么也定不下神儿来。

据说刘赛仙年轻时是个浓眉大眼的漂亮小伙儿。后来因病瞎了双眼，迫于生计开始拜师学习“子平”，也就是五代时徐子平所创立的那套算命术。同时，对于抽贴、摸骨法、阴阳宅风水也略晓一二。由于他幼时读过三年私塾，人又十分精明，出师后不久便在绿野县出了名，后来甚至在京、冀、晋、蒙、辽一些地区也有些名气。平日里相当一部分人碰到些疑难问题，常求他算上一卦，特别是家中遇到婚丧嫁娶时更是不敢懈怠。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把这种活动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刘赛仙对于男女的婚姻大事算得尤其准确。腾龙台村西有座尼姑庵，“文革”前住着三个尼姑。在“文革”的烈火尚未烧到我们这一带时，一位名叫静寂的尼姑曾悄悄找到他，求他帮着测测前程。刘赛仙按照静寂提供的生辰八字嘀咕了一会儿后，又仔细琢磨了半个时辰，而后大惊失色道：“哎呀！仙姑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讲？如果说得不对就等于我没有说，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从这卦理上来看，您是不会总居于这庵中的，迟早有一天还要还俗的。”果然不出刘赛仙所料，在“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静寂就蓄发嫁人了。从此，刘赛仙又多了一个料事如神的典型例证。他多次对旁人说：“如果静寂再让我说下去的话，我就可以给她算出能生几个孩子来。”刘赛仙在为张宝与梅洁择日子时详细解释道，从张宝的四柱看，正应上那“偏官格”，且在八字中同时出现偏印、偏财，身煞平等，这可是我们平民百姓中少见的大富大贵之命，不仅讨个老婆没有问题，而且还是个多儿多女的命呢！张大发听后喜得一宿没怎么合眼。凭刘先生这句话，别说花了六块钱，就是再翻他两三番也值得。

“大叔，您说这搞迷信的事有准吗？”米三彪放下茶碗，给张大发点燃一支烟，

郑重其事地问道。张大发从来不隐瞒找刘赛仙算命择日子的事，即使在“文革”中，许多人见到刘赛仙就像瘟神那样唯恐避之不及，他对刘赛仙还是尊重如常。

“怎么没准呀？别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听说许多大官都相信这套呢！”张大财在一旁说。

张富哈哈地笑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嘛！包括你们这帮小伙子的媳妇老天爷早就给配好了，见面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张宝说：“爷爷，我总觉得这些事是有人瞎编的，您说毛主席、周总理那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哪能信那一套呢？”

田小豹对刘二虎说：“我以为还是大宝哥说得对，这天上人间哪来的什么玉皇大帝老天爷呀？”

张卫华在一旁连连点着头，她想起哥哥当初也是偷偷求刘赛仙给择的日子，结果还不是遭了难。

米三彪嚷嚷道：“是啊，咱们光棍窝的小伙子又没有得罪过哪路神仙，怎么就说不上媳妇？还不因为村里穷！”

在张宝的这帮铁哥们中，田小豹年岁最小。田大牛拍着他的肩头低声说：“小点儿，好好干，争取以后娶个大宝嫂子那样的漂亮媳妇。”

张宝微笑着扫视了一遍田大牛、刘二虎、米三彪和田小豹，说：“你们谁也别着急，以后哥给你们张罗好的，保准比你嫂子还漂亮。我就不信你们这帮虎生生的小伙子讨不到好媳妇。这光棍窝的名字，在咱们这辈人手里非得把它扔到太平洋里去！”

“哈哈……”大伙儿开心地笑了起来。张凤低着头睨视了田大牛一眼，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实际上，光棍窝的村名叫黄龟窝。地处离县城五十多公里的蛤蟆洼腹地，距乡政府所在地的大洼村也有十三公里的路程。村南有水流湍急的青龙河，村北横亘着宽达千米的白龙河，村东还有一座面积为1800亩的神奇大磬——雁鸣湖。传说在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仲夏，接连半个多月的大雨，造成白龙河水暴涨，虽然沿河各村男女老少主动筑埝抢险，可河水很快又与新埝齐平。一天拂晓，咆哮的河水中有八只大龟并排向岸边游来，只听“哞”的一声震天动地的怪叫，堤坝顿时开了一个三十多丈的豁口，那八只大龟转了一个大圈不见了。大水一直流了十天十夜，大龟转圈的地方便是现在的大磬。因为这里深不见底，湖水清凉湛绿，晴日波光粼粼，遇风碧浪涛涛，即使在炎热的盛夏，大磬的四周依然凉爽宜人。为什么叫黄龟窝这个名字，是因为雁鸣湖的那八只大龟吗？我对此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老人们说不清，县志上也没有记载。改革开放前，人们不晓得龟这种丑东西有营养，传说它

与蛇是一个爹妈生的，谁逮了先要拴条绳子吊足三天才敢食用。那时这里的河沟洼淀中确实有许多王八，时不时地在耨地打草时就能撞见。但是，这些王八都是灰溜溜的，根本就不是黄色的。包括孔老三家饲养的那只570岁的黄黄，除了肚皮处有些微黄外，也是通身暗绿的。黄龟窝村虽然与鲤鱼淀、聚蟹沽、腾龙台、泥鳅沟、菱角屯等村子同处一个洼地中，可是它却卧在了锅底。除了村北400余亩沙黄地外，其余6800亩地，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和黑土露风地。遇到雨水多的时候，周围那几个村子的水一股脑地往这里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拦得住。县志称该村为“九河下稍，十年九涝”，历史上是要饭的多，逃荒的多，打光棍儿的多。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由于不许人们农闲时再拉网捕鱼，许多苇塘也被毁掉了造田，结果粮食产量没有上去多少，群众的收入却年年出现负增长。几年前，公社曾帮助村里修了一座小型扬水站，但是到了雨季洼里的积水还是经常抽不过来。全县许多村队都饮马长江了，黄龟窝大队却离黄河还差千八百里呢！因而工分也是最不值钱的，少的年份一工五六分，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三毛钱。姑娘们逃难似的纷纷往外嫁，小伙子讨媳妇的难度比从前有增无减。全村成年男子的单身率一直稳定在40%以上。刘赛仙说这是村名造成的，颜色再艳丽的龟也是王八呀！国人提起它来总免不了与戴绿帽子的男人联系在一起——窝窝囊囊的受气相。“文革”期间，绿野县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凡是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村名地名乃至人名，都被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名称所代替。黄龟窝被改为立新村，父老乡亲们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这回可熬出了头。人们天天盼着新媳妇们踢门槛儿，可是到头来黄龟窝大队的单身率仍然持续走高。渐渐地周围村庄的人们便将黄龟窝改称为光棍窝了。开始黄龟窝的人还骂骂咧咧地不认可，到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如果说黄龟窝是个大光棍窝，那张宝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光棍窝——全家四口人都是单身，当然张凤这个女单身可以不列其中，而且张宝也马上就要摘帽了。

在我印象中，张宝的心里始终燃烧着一团火。青少年时是助人为乐的正直善良之火，在村子里当共青团员时是彻底改变光棍窝村面貌的理想之火。所以，他虽然不是村干部，但周围始终有着一批真心拥戴紧紧追随者。参军入党后，他心中的这团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在部队这五年中，他除了正常的习武读书外，还进修了哲学专业大专班的全部课程。张宝曾和我谈到，虽然他拿的是哲学的本子，但更喜欢中共党史。他说，我们党在当年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特别是凭借小米加步枪的劣质装备，打败了武装到了牙齿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后来又在朝鲜半岛上，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仆从军，你说没几下子行吗？我想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党正确地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复

员回村的张宝，心中的这团火又增添了克敌制胜的理智成分。特别是梅洁的主动求爱，更给这团火注入了无可替代的“正能量”，任何狂风暴雨恐怕都难以将它烧灭，再大的冰雪也要被它融化。“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张宝不禁轻声哼起了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

西北方的那股“鬼子兵”越聚越密，转眼之间已越过张家小院，天地间顷刻暗了下来。阴风阵阵，街后那排钻天杨发出“飒、飒……”的响声，一群麻雀惊恐烦躁地从这棵树蹿到那棵树上，又从那棵树跳回到这棵树，两只燕子在院子里贴着地皮绕了一圈，又飞向了远处。人们这才意识到老天要下雨了，而且从征兆看这场雨肯定不会小，忙着要往屋子里收拾东西。

这时，也就是这时，王巧嘴左胳膊夹着一个红色的包袱，慌慌张张地闯进院子。见这么多人在场，右手拽了一下张大发的衣角：“他大叔，你到屋里来，我有话对你说！”

王巧嘴的话音未落，“哗哗——”持续急促的雨声从北向南压了过来。张凤、张卫华赶紧搀扶张富进了堂屋。王巧嘴和张大发俩人的悄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也跟着大伙跑进屋子。

王巧嘴是梅家托付她为张宝和梅洁提亲的媒人。张宝看到她夹着的包袱和阴云密布的表情，一丝不祥之兆掠上心头。虽然自己与梅洁属于自由恋爱，虽然梅洁是这场婚姻的主动者，虽然俩人还算谈得来，但是毕竟双方只见了几次面，嘴还没亲，身体也未曾碰撞过，哪谈得上有多深的感情啊？本来张宝打算与梅洁再多处一个时期，真正地恋她一把，品品现代化的男亲女爱的滋味，到来年春季再结婚。可是他拧不过爷爷和父亲，王巧嘴也一个劲地撺掇“早抱儿孙早得利”。张宝不想违背老人的意愿，只得举手投降。张宝觉得他与梅洁的婚姻如同建在泥沙中的房子，外表看是个结实的建筑物，一旦遇到狂风暴雨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他稳定了一会儿自己的情绪，问道：“王大婶，您这么急急忙忙地赶来，是不是我的婚事有啥变故？”

“咳！我正是为这事来的。”王巧嘴气喘吁吁地说，“梅洁这个没有主见的东西！前两天腾龙台的李勇家托人去说媒，他家竟没有跟我吱一声，居然同意了。这不，今天晌午梅洁的爸爸把你家给的彩礼送我那儿去了。”

王巧嘴是大洼地区有名的媒婆，这种单方无故悔婚的情况对于她而言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对于梅洁改换门庭她还是很有气很很理解的：“李勇这个小子我是见过的，枣核脸儿，单眼皮儿，塌鼻梁儿，个头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哪里比得上大宝呀？要人有人，要个有个的。”

“那她梅洁贪图个啥？”

“嗨，贪图钱呗！听腾龙台的人说，李勇和他爸爸从1980年以来一直在倒腾木材。他有个老舅在县物资局是个头儿，隔三岔五地给开个条子搞点计划内指标，而后再倒腾到自由市场按计划外的价钱卖，三四年下来少说也挣有五六万块了。这不是明摆着投机倒把吗！我要是有闺女，宁可老在家里，也不嫁给这号人。”

王巧嘴的这一席话犹如屋外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人们从明媚的阳光下猛然拖进了阴风冷雨中，愤怒的情绪立即以各自惯用的方式迸发出来。

“这个水性杨花的东西，眼皮子咋这么薄啊！看人家有几万块钱就不讲信用了，你嫁的是钱还是人呀？”

“不愿意早说呀，结婚的日子定了，亲戚朋友们也都通知了。这姓梅的不是故意涮人吗？”

“妈来的！李勇这小子也不是个好鸟儿，明知道梅洁有爷儿们了，还他妈的上门提什么亲呀？再说了，你赚钱的时候咱大宝哥干啥呢？正在边防前线保家卫国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看这与破坏军婚没啥区别。”

“梅洁家这事办得是不地道，当初可是她看我哥哥长得好，在部队有前程才主动托王大婶到我家提亲的。”

“大宝哥，咱们找他梅耕读算账去！他要不收回成命，叫她梅洁和李勇也成不了亲。你不好意思动手我们哥几个干，看这社会穷的和富的谁怕谁？”

王巧嘴心里说，你们骂啥啊，凭梅洁的条件就是不找李勇，也不一定嫁到咱光棍窝来。就你张宝家三辈人挤在这三间小房里，我嘴巴再巧也是白搭。为别的村小伙子保媒啥时候不是十拿九稳呀？看人家腾龙台、鲤鱼淀，还有那泊舟湾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简直就是母狗的那个——许进不许出。领进去一个大姑娘准变成一个小媳妇，本村的姑娘们哪个也不想往外走。

屋外的风雨正在势头上，密集的雨柱砸在房顶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屋内人们的怒火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张凤骂过后，拥着张卫华哭了。

“都别吵了。”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宝苦笑了一声说，“梅洁家这事办得唐突不假，但毕竟没有犯上哪条法，结了婚还有离的呢，更何况强扭的瓜不甜。还是那句话，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我就不信凭咱哥几个这硬邦邦的小伙子找不着媳妇。”

光棍窝村的小伙子历来不比别村的差，不论是体力还是智力。我曾为其中一分子，对此深有体会。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大洼公社连续四个冬春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全社32个村庄一律按人头分土方，每战都是光棍窝大队率先报捷。在开挖胜利大渠时，有一截是难啃的橡皮泥地段，各村都不乐意要。时任光

棍窝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娄新奇——也就是后来的周扒皮，主动请战接下了这个任务，指挥小伙子们在时冬腊月光着膀子推车拉坡，苦干加巧干，工程接近尾声时又连续奋战了两个通宵，依旧是全社第一个完工。娄新奇说：“难道我们这帮童男子儿，怕你们掏空了身子的不成！”后来县里从生产一线提拔年轻干部，娄新奇一跃当上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不几天，就娶了个名叫宋肖男的白净漂亮、小他六岁的女知青，正可谓是福禄双至，双喜临门。和占京与祖怀志在私下里说：“淮海战役是支前大军用小车推出来的；娄新奇的运气是光棍窝的小伙子们用铁锹挖出来的。”而且娄宋结婚十个月整，宋肖男一胎竟然生了三个大胖小子，这更成为了光棍窝小伙子能力不凡的雄辩。

在屋内的怒火熊熊燃烧之时，还有一个人始终在保持着沉默，这就是张大发。他蹲在堂屋的东北角狠劲地嚼着旱烟袋，脑袋瓜子里却如同汛期的青龙河那样翻腾着：他们老张家这百十年来一直人丁不旺，爷爷那辈只生了父亲张富这个男孩；到了父亲这一代除了自己又多了个大财。全家人先是费心扒力地给自己讨了个媳妇，然后又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给张大财娶亲上，为此不惜拼命劳作、节衣缩食。但无奈光棍窝村穷得出了名，终归未能如愿。于是乎全家又将希望寄托在了他和媳妇身上——多生他几个男崽，其中总得有两个可以讨到女人的吧？退一步想，实在不行还能让男的来个倒插门，到女方去生孩子，那也是咱老张家的根呀！没料到，媳妇在生张凤时遇到了特殊情况，大病一场后抛下他和孩子们先走了。为了拉扯这两个孩子、特别是为了张宝的婚事，他一家人可谓受尽了苦，操碎了心。前年春天，张梅两家订亲后，鉴于梅洁的父亲梅耕读身子骨不好，梅洁的一个弟弟年龄尚小，张大发主动把梅家一多半的农活揽了过来。梅家分得的一块河滩地学大寨时都没有整平，他带着大财经过一个冬天顶风冒雪的奋战，硬是给弄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田。去年春天，张大发看到梅洁家的麦苗长得比周围地块的弱，在为他家的麦田浇水时，偷偷把自家买的半袋美国二胺和一袋本地产的气肥撒了进去。全泊舟湾的人谁都称赞梅家攀了个好亲戚。当然，梅洁来他家曾帮助张凤做了几天针线活。但是，总归没有他和大财给他们梅家卖的力气多哇！张大发越想越委屈，越委屈越觉得来气，越来越来气越觉得胸口发堵。他猛地直起身子，只感到脑袋发麻，眼前发黑，一跤摔倒在了地上。众人急忙把张大发抬到东屋的炕上。张大发睡眠惺忪地说了句“没事”，便昏了过去。

“爸爸！”“大叔！”“哥哥！”人们着急地、惊慌地呼喊，张大发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张凤“哇哇……”地哭叫着。王巧嘴提议把村西头的赵二奶奶请来看看，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常找她。如果谁被野鬼撞上或黄鼠狼迷住了，她也有一套整治的办

法。张宝意识到父亲病情严重，没有采纳王巧嘴的建议，而是马上组织田大牛、刘二虎、米三彪、田小豹卸下一块门板，找来木棍和绳索，迅速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张宝叮嘱张凤和张卫华照料好爷爷，与大伙儿抬着张大发朝乡医院奔去。张卫中、刘治河、米英闻讯也随后追了过来。

张宝准备迎娶梅洁的冲击波未消，梅家悔婚且气病张大发的新闻原子弹再次引爆，而且威力似乎比前者还大了许多。大多数村民都在替张宝一家惋惜或打抱不平，包括此前的羡慕嫉妒恨者。刘赛仙把自己闷在屋子里整整两天没有出来，也没有粒米进肚。张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种事情？即使我算得不准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呀？他甚至想到，是不是张家的坟地有啥毛病？

张家到了张大发这辈尚未出五服的哥们有三位，除了他还有张大贵和张大强。哥仨中张大发年岁居中，他管张大贵叫大哥，称张大强为小弟。张宝则称张大贵为大爷儿，在华北许多地方把大伯叫大爷儿、大娘叫大妈，绿野县就是这样。张大贵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张卫中，女儿就是张卫华。张宝这次婚姻上的遭遇与张卫中上次情形几乎同出一辙，只是女方悔婚的理由不同罢了。那件事不光刘赛仙清楚，许多村民都亲历了它的前因后果。真的太惨烈了！

事情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冬季。绿野县为了深入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部署，组织了规模浩大的青龙河清淤工程，全县36个公社18万社员顶风冒雪奋战在工地上。大洼公社的正副工程总指挥是公社党委书记谷武生和副书记娄新奇。我由于自幼喜好画画，这时已调到县文化馆美术组工作，没有亲身经历这场苦战。后来听社员们讲，在这次工程之初，娄新奇即提出了“早晨五点半，中午地吃饭，正时正晌拼命干，关键时刻连轴转”的口号。让人们见到他，便不由得想起了电影《半夜鸡叫》中那个虐待长工的周扒皮，于是在私下里人们就不再叫他娄书记或娄新奇，一律以周扒皮而代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拼搏，上宽600米、下宽200米的新河床在多数地段已经显现。然而，地处青龙河南部的光棍窝大队的工段，由于先期赶上了密如蛛网的苇根；后又遇到了硬似钢铁的僵石层，开掘进度远远地落在了兄弟村的后面。高出左右近两米的平台，像个狭长的孤岛俯卧在河床中。光棍窝村的老爷儿们从来没有现过这种眼。从干部到社员人人心中都憋着一股火，起早贪黑，争分夺秒地加快着施工速度。可是谷武生和周扒皮仍不满意，于这天晚上把光棍窝村党支部书记柴缺

德叫到指挥部，三人密谋了许久，决定再次使用谷武生的“撒手铜”，以解决工程进展不平衡的问题，确保在全县拿第一、夺红旗。

转天后半夜飘起了雪花。天色透亮后，西北风更加狂暴地咆哮着，雪越下越大，广袤的平原上一片苍茫，天地间看不到一抹暖色。冲锋号“嘀哒哒……”地吹响后，光棍窝大队社员又成帮结伙地回到了自己的工段。“文革”以来，全县乃至公社农田基本建设会战一律采用了这种军事化管理。数十万民工的起床、吃饭、上工、休息，全部以号声为标准。尤其那令人振奋的冲锋号一响，人们必须立即投入“战斗”，哪怕你吃半截饭也要扔下饭碗；拉半截屎也得赶快系上裤带。否则，就是违犯军纪，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放眼绵延三十多公里的青龙河清淤工地，镐飞锹舞，人声嘈杂，堤岸上一面面褪了色的彩旗在风雪中呼呼地抖动，一排排有些破旧的巨幅标语牌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张宝走到大堤上，一股与天奋斗的豪情油然而生：“望飞雪，满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

“好一派北国风光”，田大牛、米三彪、海津生，还有那柴抗美、阴克亮也扯开嗓子吼了起来，“山河壮丽，万千气象……”

张大贵走到张宝跟前，劝阻他别唱了，听说这样板戏全是江青搞的，让公社干部听见了弄不好就得挨批。张宝笑着点了点头，柴抗美却嚷嚷道：“咱根红苗正的，怕啥？”张大贵满脸尴尬。张宝抬腿踹了柴抗美一脚：“滚，去你妈的！”

开始干活时间不长，一股两三丈高的旋风裹挟着焦黄的枯叶和皑皑雪屑越过青龙河堤，朝着河床斜冲了过来，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朝它唾骂着。因为我们这块传说这种旋风是野鬼孤魂的化身，如果任其侵袭是会中邪的。旋风消失之后，周扒皮带领两个小分队员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大贵身旁，紧随其后的是大队书记柴缺德。

“把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给我押到堤上去！”周扒皮扯着叫驴嗓子吼道，“这个东西不愿意大干社会主义，就让他靠边站着去！”

一名小分队员迅速将手中提着的一尺多高、两尺多长的牌子套在了张大贵的脖子上。牌子是马粪纸板做的，上面用墨汁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张大贵”，而且在“张大贵”三个字上还打了个红叉。之后，两名小分队员一人用一只手抓起张大贵的一条胳膊，另一只手掐着张大贵的颈部，朝河堤上走去。在场的社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弄懵了。谁也不知道张大贵又犯了什么新罪，或者是出了啥差错。张卫中放下手中的小车，大步冲向小分队员。张大财眼疾手快，紧跨两步把张卫中拦住，低声而又严厉地说：“你去找死呀？”

“唔……唔……”嚎叫的西北风扬起缤纷的雪片，狠劲儿地抽打着工地上的社员。柴缺德甩掉黑色棉大袄，虎着脸高声喊道：“都他妈的给我像回事地干！谁敢偷懒别怪

我姓柴的不客气。”说着，抄起张大贵刚才使用的那辆大斗车“身先士卒”了。

揪斗所谓的“阶级敌人”，原来这就是谷武生的“撒手锏”。据说此招一出，往往攻无不克。我记得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闭幕不久，大洼公社就发起了清挖阴天大渠的战役，社员们一如既往地起早贪黑苦干在工地上。腾龙台大队为了争取提前竣工，组织社员们昼夜施工，一位从北京回乡改造的小工商业主嘀咕说，照这样下去还不得累死呀？恰巧被在该村蹲点的周扒皮听到，谷武生与他决定立即召开全社批斗大会，以此为契机大批促大干！这个小业主经不住反复折腾，在一天深夜悄悄地吊死在工地旁的柳树上。就是在今年的春天，为了推广给小麦扎眼施肥新技术，谷武生在大会上公开宣布：谁要是行动上不积极，我就把你当作新生产资产阶级论处！一项普普通通的生产工作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怎么能不令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也正是由于谷武生善用这把利器，县里有关领导很看重他，因而也原谅了他的一些“小节”问题。传说他在高上地区某公社任书记时，曾与该社的一位女知青乱搞两性关系，因为女方精神紧张把他的那个玩艺给锁住了，谷武生越是着急越拔不出来。人们发现后，急忙把他和那位女知青用被子裹好送到县医院。经过大夫的一番调治，才把两人慢慢分开。好在这位女知青决意坚持是自己主动的，谷武生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的轻微处分，之后被调到了这远离县城的大洼地区。如果换上别人，县里不摘掉他的乌纱帽才怪呢！

张大贵在河堤上面朝河心猫腰撅腩，两条胳膊尽力向后扬起，做着典型的“喷气式”。这种被批斗的姿势相对他来说，虽算不上家常便饭，但也是驾轻就熟了。如果算上这次，张大贵此生已经挨过四轮六十八次批斗了：第一轮发生在“文革”之初，当时全国上一窝蜂地揪斗地富反坏右，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过排长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大队和公社批斗的重点对象；第二轮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不知不觉地被作为上批下联的对象，搭上了林彪和孔老二的黑车；第三轮是前年昙花一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本来开始没有波及他，后因他无意中说了句“邓小平能打仗，淮海战役就是他亲自指挥的”，便被当作刘邓的孝子贤孙揪上了批斗台。从那以后，他就甘愿把自己当成哑巴，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说什么了，哪怕是与政治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可是，今天这是为什么呢？他实在是想不通。

张大贵长得身材魁梧，四四方方的脸庞棱角分明，即使是在这数九寒天也不戴帽子，短而粗的头发如同钢丝一样支棱着。每当在这风雪连天的时候，张大贵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39年的仲冬。那一天也是这样的漫天飞雪，他和村里另外两名年轻人在木口镇上教学的张志光老师带领下，到河南去寻找抗日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他也会想到在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关键阶段，与他同时参军的两位老乡相继牺牲，在阴沉沉的天空中飘散着细密雪花的那天，杀红双眼的他与战友们冲入敌阵，

他一口气刀劈了五个日本鬼子，自己的大刀卷了刃便换上敌人的三八大盖，终于击退了日寇的进攻；同时还会想起 1948 年冬季的淮海战役，当时的中原冰天雪地，他所在部队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一带。在说服连长无望的情况下，他率领全排弟兄趁夜偷偷地跑了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记得是一位营首长接待的他们，告诉他你们这是起义，是为人民立功的壮举。这位首长曾策略地询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功？他那时由于思念家中的父母和妻子，也由于厌倦了连年不断的战争，便选择了领取路费回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选择不仅没能照顾好家人，反而使父母和妻子随他担惊受怕了大半辈子。特别是妻子莲妹，自幼生长在长江边上的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的一次军地联谊会上使他俩结下了不解之缘，背井离乡地来到了这个陌生而寒冷的北方。可以说一天福没有享，便在“文革”中期的一次陪斗中先他而去了。好像是老天爷显灵一样，头一天夜里，莲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从相识到结婚生子、从南方的温柔到北方的严酷、从今生到来世，谈了许许多多，直到公鸡打鸣她才在他的劝说下休憩了片刻。记得莲妹最后叮嘱他也似是相互勉励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必须把孩子拉扯大，让他们成家立业。

张大贵将视线移向了正在施工的人群，透过纷纷扬扬的雪花，他首先看到了张宝，这个孩子仁义啊！虽然年岁不大，但是看到谁家有困难都主动帮忙，办起事来也是有板有眼的，不像柴连任、阴克亮那帮嘎小子，只知道变着法地发坏；也不像张大强两个儿子张银、张铁那样势利，自从“文革”以来就没有认过他这位大爷儿；他还看到了梁品良、刘二虎、田大牛、刘治河、米三彪，这几个年轻人也好，从来见面都是大叔长、大叔短的，无论公众场合，还是私下里都没有歧视过自己。这时，又一股旋风卷着雪雾冲上河堤，紧紧缠住了张大贵。待雪雾散后，他用力眨了眨眼，继续在河床中仔细搜索着。张大贵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卫中和卫华哥俩在相貌与性格上分别秉承了他与莲妹的优点：卫中生得身材高大，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上装饰着一副端庄的五官，温和中透着刚烈；卫华长得身材娇小，肤色白皙，文雅漂亮，颇有些江南美女的气质。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农历腊月十八，就是儿子成婚的大喜之日了。儿媳妇家住芦苇店，叫王素华，是用女儿卫华换来的。双方已经定好，等到王素华嫁过来之后，卫华就嫁给她的哥哥王素财。这种换亲的形式，在当时农村成分不好的家庭之间就如人们都得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那样普遍，算不上丢人的事情。只是王素财长得有些黑矮，两个虎牙由于生长茁壮，常常露在嘴唇之外，即使刻意遮掩也会有一截黄黄的牙尖不服从约束。卫华与他成亲着实是委屈自己的女儿了。他还看到卫华曾偷偷地哭过几次，但表面上却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张大贵心里像针扎得一样难受，可是谁让咱们家庭出身不好呢，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儿，